

□陈莹

周末,我来到城区的西南一隅,停留在一处简陋的铁皮大门前。门用蓝漆刷过,门柱被涂料喷成黄色,上面钉着一块原色的竖条木牌,用阴文刻着根艺店店名。行楷的字体,线条流畅,遒劲有力,不知出自哪位大方之家手笔。

与我同来的朋友是常客,轻车熟路地拍门喊人。应声开门的是个中年汉子,健壮敦实,圆头大眼,面相憨厚。我与此人素未谋面,但因多次听朋友介绍铺垫,心里早有大致轮廓,略加端详,便知此君就是我要找的小有名气的“土产”木雕艺人——小焦。

院子不大,但还算敞亮。树根、石料、破桌子、旧板凳,以及电锯、手钻等工具器械,横七竖八堆放在露天地里。院子里的建筑物,只有两间东屋。东屋北侧有块数十平方米的空地,借助院墙搭建了一处简易天棚,为相对贵重的破树烂根遮风挡雨。别小瞧了这些“腐朽”,这可是小焦四处奔波淘换来的宝贝,经过他的妙手,将化作美轮美奂的神奇呢。

院中最吸引眼球的,莫过于那棵郁郁葱葱的青檀树。在用木板围成的硕大花盆中,青檀树生得枝繁叶茂,高大壮硕,与凌乱不堪的周围环境相比,显得鹤立鸡群。距离青檀树两米开外的地面上,蹲着一只农家乐常用来炖大盆鸡的柴火炉子。炉子上耸立的烟囱与静卧的铁壶分分守己,斯文待命。一只毛色纯黑的小狗,东嗅嗅西闻闻,不急不吠,慵懒地围着黑铁炉子转悠。

这是一个寒酸的院落,又是一个和谐的家园。主人让我们进屋,在一对老式椅子上坐定。屋内摆放着几件根雕作品,一匹奔马,一条盘龙,一尊弥勒佛,件件活灵活现。小焦放下手中的活计,将天井里的柴火炉子点燃。熊熊火苗噼里啪啦欢叫,热烈舔舐着壶底。不一会儿,清香四溢的绿茶就端到了面前。

小焦坐在对面一条老式板凳上,三个人开始海阔天空地聊天。小焦穿一身沾满灰土木屑的迷彩服,像个干粗活的农民工,说起话来却是干巴流利脆。出生于马山脚下的小焦自幼喜欢画画,准备高中毕业报考艺术院校。眼看高考临近,家中突遭不测,正值壮年的父亲身患重病,卧床不起。小焦孝心不泯,放弃了高考,外出找门路挣钱。第一站他来到肥城



木器厂,幸遇一位浙江东阳的木雕师,跟着师傅学家具雕刻,在床头、沙发、橱柜上雕刻美丽的装饰图案。出身寒门的小焦朴实勤快,悟性又高,深得师傅同情和赏识,于是师傅悉心向他传授授业,小焦因此学到了木雕工艺的真经。一年又一年,小焦呕心沥血挣来的辛苦钱,变成了父亲续命的苦口良药。好人好报,小焦的善良与聪慧让一起打工的姑娘芳心萌动,有情人终成眷属。结婚二十多年来,夫妻俩几经辗转,换过多份工作:安装工、油漆工、木工……饱受艰辛。

谈起二所的父亲,周边十里八村的老农无人不知,因为他是放磙打场一顶一的好手。那时生产队集体劳动,麦收时小麦摊在晒场上一米多高,队长安排社员压麦,没有人敢干愿干,也不想挨晒遭罪。二所父亲见大家没有愿意放磙的,就向队长自告奋勇进场。队长同意后,他便套好牲口,挂起石磙从场边一点点地碾过去。他

辛,尝遍苦涩。经好心人推荐,妻子现在有了相对稳定的工作,在一家幼儿园食堂做饭;小焦则选定难以割舍的根雕加工,作为后半生养家糊口的主业。夫妻俩生了两个女儿,眼下一个读高中,一个读小学。两年前,一家四口苦尽甘来,结束了长期租房的日子,在这个城区的一角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家。说起开心事,小焦的脸上堆满笑容,鱼尾纹挤成了盛开的菊花瓣。他学历不高,却喜欢读书,除了钻研木雕理论,还喜欢翻阅古今中外的励志故事。他没有读过《红楼梦》,却崇尚里面那副著名的对联:“世事洞明皆学问,人情练达即文章。”走南闯北若干年,小焦也算见过世面,待人接物不卑不亢,随方就圆,在圈里圈外有很好的口碑。

出于对小焦过往生活的好奇,我特意参观了他租住过的一处房舍。从根艺店南墙上的一扇窗户跨过去,再穿过一处破败的院落,就到了昔日“焦府”。这是半个世纪以前建造的城关医院旧址,砖瓦到顶的两间房舍尚在,只是地处偏僻,满目荒凉。据说小焦在此借住时,曾在床下发现两条盘踞的蟒蛇,一家人惊吓不已,只好报警请走两位不速之客。看罢旧居,正欲撤离,忽然又有了新发现:在荒芜的墙根之下,一堆枯死的树根之中,一根枝蔓顺着石头根基,爬了半米多高,枯枝顶端重新长出一簇浓密的绿叶。小焦告诉我,这是一棵无花果,过去长得旺,年年硕果累累,两年前举家搬走,无花果无人照料,因此枯萎,哪想到竟然复活了,这不是奇迹嘛!是啊,再贫瘠的现实,也无法阻挡生命绽放的力量。

我们正聊得开心,两位壮汉推门走了进来。他们手持一截弯弯曲曲的树根,说是爬山时捡到的,不知何物,请焦老师鉴别,看看是否可以再造。树根通体焦黑,似被山火烧过,小焦接过树根,横竖端详,说这是一块陈年的荆柯疙瘩,稍加修整,即为恐龙。收费一百,两天交货。两个壮汉乘兴而来,高兴而归。

次日,我又去了根艺店,看到恐龙摆件已经成型,并且加了底座,形神兼备。都说朽木不可雕也,但对于小焦来说,朽木不仅可雕,而且具备了雕木成龙之功。

哦,小焦出生于1976年,生肖属龙。这是巧合,也是缘分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,山东省散文学协会会员,出版散文集《醉人的微笑》《春天对秋天的致意》《悠长的回甘》)

【局域网】

小麻雀

□许振宁

我家书房一侧墙壁上,有个预装空调的细长孔洞。前几年在书房看书,隐约能听到小鸟的声音,开始窸窸窣窣的,后来声音渐大,在其他房间似乎也能听到,那应是钻入孔洞的小鸟发出的吧!我一直没有去打扰它们闲适的生活,就这样和谐相处了好长一段时间。

后来有一天,没有听到小鸟的叽叽喳喳,我好奇又小心地打开孔盖,慢慢抽出塑料长筒,一只麻雀“扑哧”飞了出来,显然是受到了惊吓,再看孔洞中有团绒毛、软草、丝絮之类的东西,暖暖的,似乎还有一只黄嘴、没长全毛的雏鸟趴在里面。它呆呆地用黑眼珠盯着我,一副不解其事的样子,它还不能展翅飞行,或者是不知道害怕。小麻雀在里面孵卵、育雏,窝里是幸福,是希望。我赶快恢复了原样,真不该惊动它们平静温馨的生活。这样又持续一段时间,却再听不到熟悉的鸟声,又悄悄探寻了一次孔洞,再没寻到鸟儿的身影,甚至连那些鸟毛、茅草之类的东西都没有了,我感到诧异。

这之后,再没有小麻雀在此做巢。听说,麻雀的警惕性很高,当有人窥视它们的巢穴,感到不安全的麻雀就会很快迁徙,连“家当”也一起搬走。想起小时候架梯子到屋檐下淘鸟窝,老人也说麻雀有记性。麻雀弱小,为了求生存,及时止损是很聪明的。旧巢被破坏,为什么多年后新麻雀也不来此筑巢呢?难道有什么特殊的痕迹或气味吗?这样的信息是怎样传递的?我很想与麻雀为邻,可它和我之间似乎造成了误会。

经常会见到麻雀落在电线上,随风微微晃动,像跳来跳去的五线音符。看到这样的风景,我会被吸引盯看很久。它们在树上、地下会怯怯地朝我们这边张望着,随时准备展翅欲飞。遇到一点异样,会打一个激灵,鼓动翅膀突然射向远方,直到黑点消失。

在农村,当晾晒玉米、小麦、稻谷时,会招来一大群麻雀,要随时赶开。记得鲁迅先生在小说《故乡》中描写闰土捕鸟:“……扫出一块空地来,用短棒支起一个大竹匾,撒下秕谷,看鸟雀来吃时,我远远地将缚在棒上的绳子一拉,那鸟雀就罩在竹匾下了……”作者用连续的动词将捕鸟的一系列动作生动描画出来。其实,我小时在农村也用类似的办法捕过鸟雀,或用弹弓打鸟雀。小伙伴还会观察好麻雀常落、活动的地方,用黏胶涂抹物品粘住鸟的翅膀。听说用仿鸟哨叫声,也会吸引鸟。可捕来的麻雀是喂养不活的,它不吃不喝,上下翻飞总想飞出笼中,回到自己的家。

鸟雀是聪明的。相传孔子弟子公冶长懂得各种鸟语,以此破疑案、娶孔女,声名远播。最早记载公冶长懂鸟语的是古籍《论释》,记载的鸟儿就是麻雀。麻雀传递信息,公冶长聆听鸟语,得到了爱情,还得到了至美和悦的享受。如果真能懂得一点鸟语,能像鸽子一样走进雀群和它们交流,或招之即来落在肩膀,那种和谐相处的情景该是多么惬意。

深秋,往往可以看到郊外庄户有零散不摘的柿子,问当地人,回答是留给麻雀这样的鸟儿的。我家窗外,有两三层楼高的柿子树上挂着几只果子,杆子够不着,小风一吹晃晃悠悠,像一盏盏小红灯笼,煞是好看。几只麻雀在树间飞上飞下,不时啄食柿子果。不管什么鸟啄食,都感觉很可爱,果肉一定甘之如饴。

我希望抬眼看到鸟雀在枝杈间歌唱,在窗台上舞蹈,在雪地里翻飞,就是每天清晨被鸟雀的清歌脆语叫醒,也是值得高兴的。

(本文作者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,济南市作协会员)

□高贵华

杨二所今年置换了新的联合收割机,比原先那台多了秸秆还田和强功率夜视灯功能,最主要的是这台收割机马力大、作业幅面宽、收割速度快,十亩八亩的麦子,在二所的眼里,也就是谈笑间的事。

自从给乡亲们收麦子,二所就成了村民眼中的麦客。这一称呼二十三年来从未改变过。算上这回,二所已经更换过五次收割机了,一次比一次性能先进,掐指一算,从二所的爷爷提着镰刀去山西给人家割麦子,到二所本人,他们一家三代皆为麦客,成了麦收季节最忙碌的农民。

二所小时候听爷爷说过,湖南、湖北、河南、山东、山西的麦子自南向北依次成熟。一年之中,爷爷有三个多月的时间不是在割麦子,就是在割麦子的路上。以前做麦客,随身一把镰刀或一个麦钐便走南闯北,吃百家饭,走千村路。干活累了困了,爷爷就地一躺,酣然入梦。

爷爷在世时,对二所讲得最多的,就是在外地当麦客的奇闻怪事。故事听得多了,他也向往着和爷爷一样的麦客生活,舒服自在。二所在爷爷的故事中长大,也闻着一年又一年的麦香,对麦收产生了浓厚兴趣。天下哪个农民不对粮食情有独钟呢,而二所尤甚。上世纪80年代,农用拖拉机刚刚兴起,父亲就让二所去乡农机站学习驾驶技术,期望他有一天开着拖拉机去收麦子,再也不用学老辈人拼了一身苦力。



提起二所的父亲,周边十里八村的老农无人不知,因为他是放磙打场一顶一的好手。那时生产队集体劳动,麦收时小麦摊在晒场上一米多高,队长安排社员压麦,没有人敢干愿干,也不想挨晒遭罪。二所父亲见大家没有愿意放磙的,就向队长自告奋勇进场。队长同意后,他便套好牲口,挂起石磙从场边一点点地碾过去。他

的操作既没有绊倒使坏牲口,也没有塞住石磙压不实麦子。二所父亲因这回放磙打麦而一炮走红。每次进场打麦,他便成了生产队当仁不让的执鞭人。不少外村人听说后,前来参观他的打麦绝技,还有不少人把他请过去帮忙打麦,好酒好菜地招待着。这样,他不得已当了多年只负责放磙的麦客。

深知麦收时节紧张与繁忙的父亲,无论如何也要二所学会开拖拉机,让农民割麦打场不再又忙又累。自从二所学会了开车,父亲便买了全村第一台拖拉机。当二所开着拖拉机围场打麦时,父亲很是得意,双眼泛着光,跟着拖拉机后面在麦场里转圈。有了拖拉机就不能只打自己的麦子。收麦期间,二所天天抱着方向盘泡在拖拉机上,一家挨一家地给大家打场。无心当麦客的二所,仿佛是命中注定一般,当起了走家串户的麦客。一季麦收之后,二所的腰包也慢慢鼓了起来。

最近几年,随着农业机械的迭代更新,大型联合收割机应运而生。麦收新装备让人们不再挥鞭赶牛气喘吁吁,也不再进场上垛繁琐繁重。传统麦收终于走向终结,而麦客这个行当不但没有退出时代,反而大行其道,涌现出更多的麦客来。

二所麻利地给新的收割机加油,满心欢喜地抚摸着崭新的设备,内心充满期待。古稀之年的父亲看着眼前一幕,点头,再点头……

(本文作者为山东东明县马头镇高堂村人)